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3年1月1日 星期日 第945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 吴南瑶 编辑: 钱卫 视觉设计: 窦云阳 编辑邮箱: yjl@xmwb.com.cn

莫言 还有一个书法梦

◆ 王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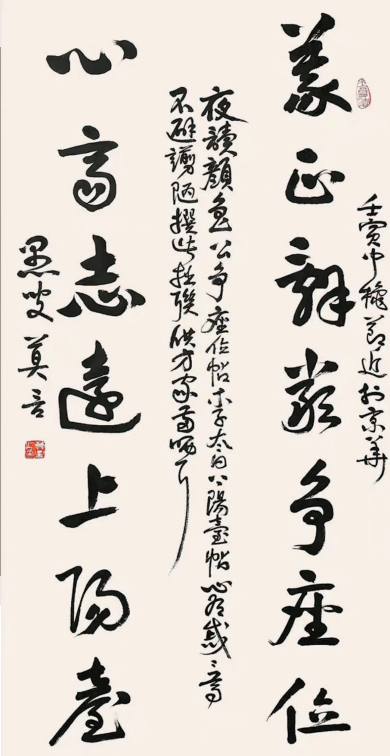
转眼,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了。如今,莫言还有什么梦想吗?

有,当然有,他太想成为一个书法家了。

这个梦想不知道燃烧他多少年了,我甚至感觉到他对这个“梦想”的期盼,超过了诺奖对他的诱惑。书法家的梦想,对莫言来说是硬功夫,它不是由评委投票决定的,而是靠自己的“字”来征服大众的。



▲ 莫言近影



义正辞严争座位 心高志远上阳台 (书法) 莫言

1 不打不相识的友谊

和莫言的关系,是我和诸多作家最为俏皮的一种,说俏皮是因为有故事。作为一个编辑和评论人,很多人因为我写了他们第一篇评论,后来成为了好朋友,比如苏童、迟子建、鲁羊等。我也批评过一些作家,比如马原。马原很大度,后来还在《文学自由谈》上著文“批评的提醒”,对我的“酷评”表示认可。但我们之间的联系还是很少,莫言是一个例外,他是被我严厉“批判”之后,又成为好朋友的,可谓“不打不相识”。

1988年那一段时间,我非常迷恋法国新小说派和罗兰·巴特的理论,尤其是由此派生出来的“写作的零度”的理念,由此去观照当时一些走红的先锋派作家的作品,觉得他们的“自我”侵蚀文本太严重,不够“零度”。我按照这样的“零度理论”,对莫言的几篇小说《欢乐》等进行了批评,写了《反文化的失败——莫言近期小说批判》,文章在该年《读书》第十期作为头条发表以后,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当时还有人问我,有没有什么背景啊?我是一个毛头小伙子,当时借调在《文艺报》当编辑,只是有感而发而已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,有人编了一本类似“莫言批判”的集子,也收入了此文。

回到1988年,我批判莫言的文章发表不久,我和莫言“遭遇”了。那一次我去鲁迅文学院为《文艺报》“东方金蔷薇”组稿,“东方金蔷薇”是个作家创作谈的栏目,鲁院的研究生班聚集了很多“大腕”,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、迟子建、洪峰等,都是我组稿的对象。中午,迟子建带我到鲁院的食堂吃饭,没想到在食堂里碰到了莫言,他和迟子建一起读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。我有些想回避,没想到莫言主动开口了:是王干吧,你那篇文章我看了,写得挺好的。大家都说王干批评你,我吓了一跳,一看文章,百分之五十一在表扬,百分之四十九批评,还是表扬为主。我松了一口气,没想到莫言如此幽默且大度,尴尬的气氛被莫言缓解了,我们就坐在一起吃饭了。

之后我和莫言就有了一些交往,但我没有刻意为莫言写过称赞性的评论。记得2005年春天,扬州方面邀请他参加笔会,他起初不愿意去,后来在我劝说下,他还是去了,并且为扬州留下了精彩的对联,比如“一江春水三省茶,两代名厨四季宴”之类,至今还挂在扬州富春茶社里。莫言写完对联,还发短信给我,将与会的作家名字嵌进对联,印象最深的将苏童、黄蓓佳、赵本夫等名字嵌进去的妙联,让人笑喷,也领略了一代作家的才情。

2 如乡村少年般的浑朴

莫言迷恋上书法,是十几年前的事情。2008年夏天,我们一起去参加检察日报社在河南云台山的一次笔会,莫言开始大显身手,凡有人要求留下墨宝,莫言当仁不让,而且来者不拒。那一天晚上,主办方让作家留下墨宝。我们一致推荐莫言,莫言那晚兴致很高,挥毫泼墨。等主人散去,莫言还在写,原来是当地一位司机,求莫言赐字。莫言写完,司机说,莫老师,你的字又大又黑,有精气神,能不能帮我岳父也写一幅?莫言又用左手写了一幅。我一看,这左手比右手写得要好多了,我说,能不能给我写一幅?莫言说,你要字,我回去好好给你写一幅。

回到北京不久,莫言发短信给我,说你是客气问我要字的,我写好了。给我地址,快递过去。收到莫言的墨宝,异常喜欢,他的左手书拙朴中带着稚气,像他的小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一样,干净,单纯,带着乡村少年的浑朴。内容也有意思,写的是:

不抓不挠
佛说遇蚊虫叮咬忍之
我说逢小人道骂乐之

我很喜欢,用镜框装上,挂在办公室墙上。当时,我在《中华文学选刊》当主编,还邀请他为刊物题写过一年篇名,莫言在挥笔之余,意犹未尽,偶尔还写打油诗调侃我一下,用整张纸写好一并寄我,我也就“笑纳”了。



莫言对书法的痴迷就像我对围棋的迷恋一样,时时铭刻在心。这些年他在书法上下的功夫,让人感动。我们见面聊得最多的就是书法。谈帖、谈碑、谈纸、谈墨、谈笔。2019年8月25日,莫言微信说,他收到管峻送的两支笔,并说:你可跟管峻要几支他的专用笔,好使。且附了一首诗。

莫言新笔赋诗:
管峻送我笔两支,
首试抄赠兆言诗。
工欲善事先利器,
试用牛刀宰小鸡。

管峻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的院长,其书法作品典雅清新,汉风浓郁,是江苏书法界的翘楚,我最近出版的《人间食单》的书名就是他题写的。因为莫言的推荐,我也向管峻索要几支笔,而且还要他的一刀专用纸,但奇怪的是管峻的专用笔到了我手里,并没有莫言说的那么好使,反而有些不如我的老秃笔“听话”。可能两位大师的境界,我只能心向往之,笔力不够,好笔也徒叹奈何。

2019年6月上旬的一天,我因请莫言为“王干书屋”题字,去他北师大的工作室取字。莫言说:书法的生命在于变。因为变,才有今天的书法艺术,墨守成规是没法前进的。莫言对书法之痴情令人难忘,他回忆在中国台湾访问时,正值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颜真卿原作还对外开放,他在《祭侄稿》面前沉吟揣摩了三天。他认为,文人书法是书法的正宗,源头,一切书法的法度都因文人而制定。他说,现在很多作家贾平凹、李敬泽、王祥夫、王跃文、程绍武、徐则臣、熊召政、欧阳江河、南帆、谢有顺、陈应松等热爱书法,有的写得很有特点。他和我谈:“你们南京的金陵四老(林散之、高二适、萧娴、胡小石)都是文人,健在的尉天池也是中文系老师出身,所以是大家。文人书法不能边缘化,要加油。”

3 能点亮生活的梦想之光

那天,正好莫言书桌上一张写着“槐花如雪”四个字的废纸莫言准备用来泼墨,我一看,挺好,就说,“我收了,是‘六一’写的吧,稚气,拙趣”。他一看有点舍不得,说,不错啊,还拍照留了个念。当然字就给了我。在我看来,莫言的长卷最好,他在作品中那股磅礴气势和首尾相连的格局,很多文人难以企及,就是很多的书家也不逮。

莫言的书法在网上也遭遇到一些网民的“酷评”,一些人讥笑为“丑书”,一些人出言不逊,这里面有些是出于审美价值观的不同,有些则是起哄,名人被消费是网络上的流量热点。莫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赶紧出来解释说,我写字只是爱好,不能算书法。

但莫言并没有放弃他的书法梦,在各种议论的热潮之后,莫言没有因为网上的言论而停止他追寻梦想的脚步。他更加坚定地执笔在笔墨宣纸之间徜徉,沉醉于古人和今人的书界天地。出于他对颜真卿的膜拜和追求,在他的笔下也慢慢显现出莫氏的颜体风味。为了和读者和网民沟通,他和王振两人创办了公众号“两块砖墨讯”,及时记录自己学书进程中的点点滴滴。他和王振两人自驾出游,在祖国的大山名川里寻找灵感,留下了很多的诗词歌赋,也留下很多的书法作品。这有点类似古代文人李白等的“仗剑出游”,岂不快哉?

同时莫言的书法也越来越得到业内的认可。据光明网报道,2022年莫言成立了一个慈善项目,专项用于救助中西部省区困难家庭先心病儿童。首批得到救助的甘肃和西藏的29名先心病儿童,善款就源于莫言捐出的书法作品。

每个人都有梦想,莫言的书法家梦想是无数普通中国人诸多梦想中的一个,因为有梦想的光,生活的幽暗处才会被照亮。莫言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想照亮别人。

◀ 莫言的日常